

韓國電影也不錯

馬 文



以前只知道韓國電視劇紅遍亞洲，令無數女性都為之瘋狂，不曾想韓國電影如今竟也發展得不錯。

聽家中的小輩說，近年來韓國電影業發展迅速，光是二〇一七年就有《屍殺列車》、《軍艦島》等叫座又廣受好評的佳作。於是乎，在小輩們的慫恿之下，我也隨之一同走入影院，觀看了近期在港熱映中的韓國電影新片《與神同行》。

看罷全片，可以說《與神同行》這部電影的娛樂性非常高，劇情流暢易懂，但又頗富層次感，加上演員表現可圈可點，尤其是主角河正宇，震懾人心的效果極佳。重要的是，從個人感受來說，我認為《與神同行》雖然由多種奇幻的特效打造而成，但實際上是一部背包中的親情片，影片中涉及愛、信任、犧牲與救贖等面向，角色互動不但感人，且更有值得深思的意義。整體來講，《與神同行》的確算得上是一部娛樂性與感人性兼具的佳作。

其實，看到海報時，我心裏面先入為主地以為《與神同行》應該是一場適合年輕人看的動作科幻片，但實際上，電影中的動作場面並不多，劇情比例反倒比我想像之中的要高。其



韓國電影《與神同行》頗受好評

作者供圖

被日曆翻走的日子

李丹崖



轉眼又是一年，又需要到網店去買枱曆了。日曆，是日子的衣裝嗎？一年需要換一次，一年更新一次，年年又都不同。在換枱曆鋼卡的時候，我總感覺到日子是被日曆給翻走了。

窗外的那棵銀杏樹，從萌芽到滿地金黃，再到用枝幹勾勒冬日淺灰色的天空的線條，一個季節就此飛快地走過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銀杏葉，似乎是被放映過的膠片，記錄着昨日的美好。

手邊的狼毫筆，總覺得才買沒有多久，眼下又要禿了，翻一翻我描摹過的《護生畫集》，這樣厚厚的一冊，都是狼毫與宣紙「暢聊」後的結果，紙都堆積這麼厚了，狼毫焉能不禿？

下班回家，妻在給女兒量身高，女兒今年六歲，去年此時才一點二米，今年，已經快到了一點四米，許多衣服都不合身了，恰好需要準備過年的新衣。我又覺得，許多日子都是被尺子丈量沒的。

鄰居老張是個獨居的老人，早上

，見他從菜市場回來，手裏拎着一捆新灌的香腸，看見我打招呼說「兒孫馬上就要回來了，香腸是孫子最愛吃的。」他的兒子一家常年旅居國外，唯一回來的一次，就是春節。我總感覺，老張的時間是被香腸灌沒的。

村口的河，一年冰凍一次，卻凍不住匆匆時光，河開了，開的卻是新一年的光景，冰層下的魚苗已經竄出去好長。

一年一本的工作日誌，又被單位換走，發了嶄新的一本。那些密密麻麻的筆跡，爬滿了時光的印記，時光可以被記取，卻無法再次被還原，再還原，已換了個名字——懷舊。

我很喜歡關於光陰的一些詞，比如「結繩記事」，繩子可以結，卻繫不住流年。

有人說，青春是用來揮霍的，這個揮霍用得好不率性，有多少青春可以這樣大手大腳地揮霍？

還有流行歌曲說，我想和你互相浪費。這樣的浪費，和浪漫很沾邊，卻也不是單純的浪擲青春。還是「廝磨」比較好，好比把時光拿在手裏，一點一點地使用，一點一點地丈量，一點一點地輕揉慢揉光陰的紋理。



在紐約繁華上西區大學城有一家古董級的巧克力店。它叫「蒙代爾」（Mondel Chocolates），快八十

歲了，很不起眼，藏在燈紅酒綠中。這是一家有故事的巧克力店。雖然周圍華麗喧囂，但你卻難發現它。這小店裝潢老派、只有一條上世紀老式簡易霓虹燈，沒有閃眼的廣告。《紐約時報》說：「您若不留心，會以為這是一家歇業了的鋪子」。但它的生意是你想不到的紅火。憑什麼呢？

如果走進這家湊隘小店，你會感到時光倒流，恍若走入狄更斯筆下的雜貨店。它擁擠、但有料。小店細長擁塞，跟周圍環境格格不入。除了各種巧克力、糖果琳琅滿目，它只能容站四位顧客。店裏到處是盒子和美不勝收幸福的味道。像極童年中國的一家江南小鎮貨棧，久違了，這永不能複製的味覺記憶……

不做廣告、不稀罕網路、不關注市場，一心做好巧克力。它是怎樣活下來的呢

？答案簡單，靠的是老顧客。老客們買它的產品已成了多年積習；當然，老客也帶新客，滾雪球。

這裏巧克力品種雖多卻樸實無華，它只用普通紙盒包裝沒有花哨的裝潢。它堅持用歐洲古早工藝，堅持無糖。這裏有各種家製的烤堅果、果脯巧克力，酒心和松露巧克力，都是古早風格。他們的堅持唯有一點——只做巧克力之為巧克力之根本的產品。這個口號看似簡單。但您若知道現在市場上大多數（哪怕名牌）巧克力並不是巧克力時您就覺得這口號可貴了。

來到這家巧克力店會使你一下子跌入童年：它更像是個古玩店，糖果的古玩店。你所有童年的想像都能復活。長長高高的玻璃櫃檯裏手寫的價格標籤早已泛黃。多年了，糖果價格不變。

這家小店也佔地利。它附近幾家著名



進入臘月，就等於踏入了年的門檻。春節不同於其他節日，並非單指春節這一天，前臘月，後正月，都屬於春節的範疇。都說年味淡了，我看不過是形式簡化了，刪繁就簡後的春節，比以前骨感了，而豐滿的靈魂依舊如初。我們過年，過的不是一段時間，而是回到了靈魂的棲息地，得以溫習人生的百般滋味。

遊子在外，心繫故鄉，一年裏，曾有多少次的魂牽夢縈？過年了，給我們一次溫習故鄉的機會。在故鄉的老街上走一走，那滄桑的老樹枝頭，曾掛着我調皮的童年；上學時望不到盡頭的小路，已經找不到被我踢來踢去的石子，就像蹣跚的老人們失去的牙齒，也有鑲了歪的新牆；跑進跑出的，是一天天長大的嬰孩，他們抬頭望我，不會笑問「客從何處來」，這些日子，「客人」多得讓他們認不過來了。

見到從小一起長大的夥伴，竟有一種說不出的局促、尷尬，臉上堆着討好的微笑，他們討好我，我也討好他們，都在腦子裏搜索能靠上近乎的詞句。就連小時候隨意罵我的叔叔們，也謙抑地和我說話，口氣和用詞謹慎到極點。我的一個鄰居爺爺，見到我，居然學着城裏人的禮儀與我握手，還誇張地彎下腰去。這情景，我不知應該發笑，還是



友人從日本旅遊歸來，帶給我一份小禮物——套日本浮世繪書籤。四張圖案，我只識得其中一張是葛飾北齋的《神奈川衝浪裏》，還有三張，很不好意思，不認識。自此書籤開始，就有了想要補課浮世繪的衝動，於是買回一本《浮世繪三傑》，精裝本，文字穿插圖畫，看得不費勁，算是一本不錯的入門書。

浮世繪是日本的一種版畫藝術，以描繪世間風情為主，興起於日本的江戶時期。什麼是浮世？單從字面意思來看，是指聚散不定的人世間，但日本人喜歡用其表達世事無常故而應在有生之年享受人生的美好願望。浮世繪的代表人物，一個是喜多川歌麿，一個就是葛飾北齋，還有一位是歌川廣重。三個人各有側重，喜多川歌麿擅畫美人，葛飾北齋是浮世繪天才，而歌川廣重則是風景畫巨匠。

站在個人審美角度來說，我比較偏愛美人繪，而喜多川歌麿擅長的正是美人繪題材，他筆下有沐浴的女子、讀書的女子、端茶的女子、沉思的女子、打傘的女子、織布的女子、納涼的女子、梳髮的女子……看起來，生活中的各種場合，信手拈來，皆可入畫。細看喜多川歌麿的畫，會發現他筆下的女子個個優雅從容，但每個美人也刻畫出明確的個性特徵，姿態、面孔都是獨一無二的。有意思的是，愛畫美人的喜多川歌麿也為自己畫過幾張自畫像，在這幾幅自畫像裏，無一例外，幅幅都畫有美女圍繞在其身邊，端的豔福不淺。

葛飾北齋，提起他，就不能不提到那幅著名的《神奈川衝浪裏》。這幅畫，幾乎成為日本浮世繪的代名詞，名氣大得連我這個浮世繪小白也認識它。有人指出，文森特·梵高《星夜》中的渦卷圖案就是借鑒了《神奈川衝浪裏》的元素。梵高畫《星夜》時到

過年，是一種溫習

姚文冬

應該心酸。

但用不了一兩天，就又恢復了熟悉，聚在一起，大快朵頤地溫習往事——當年生產隊殺豬分肉的歡聲笑語，臘月二十三小年祭灶王爺的餃子、除夕的燈籠、鞭炮、大年初一的新衣裳、走家串戶拜年的糖塊、長輩的壓歲錢、正月裏的秧歌，叔叔們又可以罵我了，我的綽號又被人提起了……過年像一劑黏貼劑，又把我和故鄉黏在了一起。

故鄉是親情的發祥地，流浪的情感也找到了港灣。小鎮裏的族親，還有散居在四鄰八鄉的外親，一年裏，疏離得漸漸成了一個個符號，此時此地，也被一張看不見的網收攏到一起了。噓寒問暖間，心裏總會湧上愧疚，畢竟是親戚啊，有着斬不斷的血緣，怎麼平日裏來往得那麼少，我們都忙什麼去了？尤其興奮的是從城裏回來的小孩子們，從與父母廝守的小巢穴，一下子掉進了「親戚窩」，他們驚訝地發現——原來，我還有這麼多的親人呢！

蟄伏的友情也被喚醒了，同學、朋友，一年裏各自奔忙，見不上幾面，有的甚至連電話、短信、微信也不曾有過一兩次，總讓人懷疑人情淡了。可是到了過年才知道，彼此並沒有忘掉那份情誼，年前年後，他們會突然冒出來，或給你送一點小禮物，或來一個電話問候，或者，人就突然站在你面前了，讓你驚覺，雖久未聯繫，但彼此依然牽掛。過年，就如同奔忙喧囂的潮水嘩啦一下退

去，友情水落石出。

更多的則是靈魂深處的自我溫習。我們免不得回顧一年來的不易，顧影自憐，暗自感懷。

我有一個伯父，每年春節，必定要噙嚙一場。他哭得可真是傷心，雙腿盤坐在炕上，雙手拍打着炕席，好像欠他許多錢的人突遭變故，卻沒留下一張欠條。這個伯父，自小沒了父親，母親帶他改嫁到外村，長大後，自己回到小鎮，從推着單輪車賣泥人、崩爆米花起步，直到開了油坊、僱了短工。

按說是小鎮最富的人了，為什麼還那麼傷心呢，且在這麼喜慶的日子？但沒人去勸慰，因為不知何故，也因為，即使去了，卻發現伯父笑呵呵的，猶如任憑一個吃不到糖果的孩子撒癩。伯母說，他喝多了，哭一通就好了。我能深深理解伯父一年一度的悲慟。人總愛在某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溫習曾經的坎坷，念及經歷的難與苦，對自己產生深深憐惜，那慟哭，毋須勸慰，因為那是自己對自己的一次深情撫摸。

所以我依然深深戀着過年，就像小時候一樣的期盼。並且覺得，那個被我們用慣的賀新年的「辭舊迎新」一詞，不如「溫故知新」更為妥帖。若非有過年的溫習，我與故鄉、親人、朋友，談是如何疏離？我又如何懂得自我珍惜？因了這溫習，提醒我，記住那些不該忘記的，才會有更新的嚮往。

浮世繪三傑

陸小鹿



底腦子裏有沒有浮現出《神奈川衝浪裏》，我不清楚，但在梵高另一幅名作《唐吉老爹》的背景裏，倒是能清晰看到浮世繪的圖案，由此可以推斷出，浮世繪確實給梵高帶來過創作靈感。

葛飾北齋是一個繪畫天才，他活得很長壽，六歲開始學畫，藝齡長達八十多年。在漫長的從藝過程中，他經常會更換藝名，每次換名代表着他的作品風格又過渡到新的層面。早年，葛飾北齋的浮世繪作品以繪製歌舞伎藝人為主，後來，他也畫過美人繪，但與喜多川歌麿不同的是，葛飾北齋筆下的美人臉沒有那麼豐滿，而是偏瘦長一些。

再之後，葛飾北齋開始創作浮世繪風景畫，而使他聲名大噪的正是風景畫這類作品，典型元素是富士山、海浪、植物和人物。他在古稀之齡出版的系列風景版畫《富嶽三十六景》成為整個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神奈川衝浪裏》便是三十六景之一。除此之外，葛飾北齋一生中的另一偉大成就就是創作了《北齋漫畫》，這是一本教人如何繪畫的畫譜，沒有文字，只有表情各異的圖畫，細節誇張活潑。這本漫畫裏的畫風對十九世紀晚期的歐洲藝術家帶來深遠的影響，其中就包括我個人很喜歡的印象派畫家埃德



▲《神奈川衝浪裏》是日本浮世繪風格畫作中的佼佼者
資料圖片
◀葛飾北齋影響了多位世界級名家的繪畫風格
資料圖片

加·德加。

晚年的葛飾北齋，在風景畫發行領域遭遇到一個強勁的對手，那就是三傑之一的歌川廣重。歌川廣重被譽為浮世繪的風景畫巨匠，最著名的恐怕要屬描繪各地名勝的「名所繪」《東海道五十三次》和《名所江戶百景》。他的畫作一大特點是將氣候瀰漫在整個畫面中，雪、雨、霧起到主導作用，並運用透視法，渲染出強烈的詩意感，形成自己獨樹一幟的風格。歌川廣重也創作美人繪，但和喜多川歌麿不同的是，歌川廣重筆下的美人大多數是作為風景畫的陪襯，畫中的風景因為有了美人的襯托才顯得更為生動。值得一提的是，歌川廣重也繪製過《富士三十六景》，毫無疑問，其創作靈感來源於葛飾北齋，算是晚輩對前輩的一種致敬吧。

看完《浮世繪三傑》，我牢牢記住了三傑的名字，也記住了書中一位日本作家對浮世繪所作的解釋，他說：「活在當下，盡情享受月光、白雪、櫻花和鮮紅的楓葉，縱情唱歌，暢飲清酒，志卻現實的困擾，擺脫眼前的煩憂，不再灰心沮喪，就像一隻空心的南瓜，飄浮於涓涓細流中。這就是所謂『浮世』。」說到底，浮世繪傳達的是一種生活方式。

百老匯上古董巧克力店

海 龍

大學學生在上學時就是它的常客，這味道居然幾十年後返校時還在。蒙代爾巧克力曾是當年情人節的禮物，返校的白髮校友味覺記憶不會欺騙他們。紐約報紙採訪一九六〇年代畢業生，他們的女兒也上了自己的母校，吃了同樣的蒙代爾；父母讓孩子買蒙代爾巧克力回家過聖誕、新年憶舊成了恆久的溫馨。這家小店，用自己的方式封存了記憶和時光。

蒙代爾的死忠顧客裏有平民，更有明星。美國著名的四度奧斯卡影后、被稱為「美國影壇第一夫人」的凱瑟琳·赫本（Audrey Katharine Hepburn，港譯柯德莉·夏萍）就是它多年的老顧客。她稱它是「世界上最棒的巧克力」寫在印有她名字私人信箋上。她常年長途駕車來這家店買自己心儀的甜品。可貴的是蒙代爾並沒褻瀆這份情誼，它不拿名人來說事或做廣告而

只是將這對珍貴的感謝信低調地貼在收銀台旁。一九九七年，赫本九十歲生日時，蒙代爾送去特殊禮物巧克力。至今，仍有很多顧客特意來詢問和點買「赫本什錦巧克力」。

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格林·哈巴德幾十年也一直是這裏的常客。除了自用，他也把蒙代爾作為有意義的紐約特產贈人。而哥大戲劇學院米勒劇場主任也用蒙代爾招待世界頂級演奏家。紐約報紙曾經採訪哥大教授，有些人父輩就是這裏的教授家住附近。他們童年記憶裏過節祈禮物時常常有蒙代爾糖果。問父母天堂如何知道蒙代爾，父母答曰：聖誕老人每年都要採購蒙代爾的巧克力送給全世界小朋友的！

真的是這樣。蒙代爾成了這裏節日的一絕。每當節日這裏就成了排隊長龍。而

且這裏也供應Kosher（猶太潔淨食品）。從年底猶太人光明節、聖誕到新年，其後情人節、復活節、各校畢業典禮，再到感恩節一年週圍都是蒙代爾的盛典。

據考，蒙代爾當年是二戰歐洲難民，當年他們歷盡艱辛輾轉逃生來到紐約，利用祖傳的手藝謀生，就開了這家巧克力店。店雖然小，但有尊嚴，蒙代爾是不合成，全手工、原料純正、原汁原味的。它每年都榮登紐約美食Zagat評級榜和紐約各大報食評欄目。

蒙代爾不漲價有它的底氣，它自產自銷。附近地塊皆寸土寸金，飯店和商家物價昂貴多因為租金，時常破產再租擠走客戶；租金貴商品只能高價、形成了惡性循環。但法律規定租戶不搬家地主就不得漲租金。蒙代爾快八十年了，它一直没搬家。其房租極廉；就靠這它才能活下來。但蒙代爾卻做生意厚道，沒有漲價，把省下來的錢用來做忠誠的產品回饋顧客。這種古風不只是在紐約，在世上也應該是珍聞不多見了吧？下次您來紐約，路過百老匯，請別忘了來一盒古早巧克力。